

译丛
Classic Poetry

Nâzım Hikmet

希克梅特诗选

[土耳其] 纳齐姆·希克梅特 著

李以亮 译

非
外
借



上海文艺出版社
Shanghai Literature & Art Publishing House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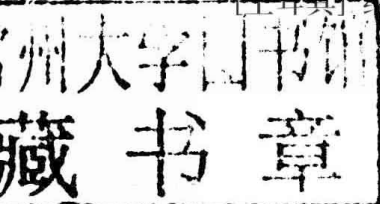
译丛
Classic Poetry



希克梅特诗选

[土耳其] 纳齐姆·希克梅特 著

李以亮 译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希克梅特诗选/(土) 希克梅特著; 李以亮译. -- 上海: 上海文艺出版社, 2017

(诗经典·译丛)

ISBN 978-7-5321-6512-4

I. ①希… II. ①希… ②李… III. ①诗集—土耳其—现代

IV. ①I374.2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7) 第307837号

发 行 人: 陈 征

策 划: 赵荔红

责任编辑: 谢 锦 江 晔

装帧设计: 夏艺堂艺术设计+夏商 xytang@vip.sina.com

书 名: 希克梅特诗选

作 者: (土) 希克梅特

译 者: 李以亮

出 版: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文艺出版社

地 址: 上海绍兴路7号 200020

发 行: 上海文艺出版社发行中心发行

上海市绍兴路50号 200020 www.ewen.co

印 刷: 苏州市越洋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开 本: 890×1240 1/32

印 张: 9.25

插 页: 5

字 数: 169,000

印 次: 2018年1月第1版 2018年1月第1次印刷

I S B N: 978-7-5321-6512-4/I · 5196

定 价: 55.00元

告 读 者: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: 0512-68180628

译序

卓越的土耳其现代诗人希克梅特

希克梅特是我国读者熟悉的土耳其大诗人、剧作家和社会活动家。但是，由于时代的原因，我们对这位杰出诗人的阅读接受，存在一定的片面性，主要是单纯地将其看作一个政治抒情诗人、一个无产阶级文化战士、一个和平斗士。其实，政治性只是他诗歌创作的一个方面，或许是重要的一个方面。同样，在世界其它地方，也有片面化接受的倾向，比如，将他看作一个“浪漫主义的共产主义者”。应该说，希克梅特之所以是 20 世纪国际公认的大诗人，不仅在土耳其，在世界各地至今仍然拥有大量读者，完全是由于他的作品具有一些能够超越政治的因素。希克梅特诗歌里广阔、深沉的社会关怀、人文关怀和人性深度，以及高超的艺术性，共同构成了他的诗歌持久的魅力，因此，也才有了“诗歌本身对时间的胜利”。

—

希克梅特全名纳齐姆·希克梅特·冉，1902 年 1 月 20 日出生于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萨洛尼卡（现希腊

境内)，他的家庭是一个高级官僚家庭。他很早便随全家迁居土耳其故都君士坦丁堡（今伊斯坦布尔），从小学到中学都受到了良好的学校教育和家庭熏陶，因为他的祖父写诗、母亲也是一位艺术家。通过他的一些朋友引路，希克梅特在 17 岁（一说 14 岁）时就开始写诗并发表，引起一片赞扬，崭露头角。不过他那时主要还是写一些格律性的习作，却也显示了他在诗歌方面的天赋。中学毕业后，希克梅特进入海军学校学习。但是他赶上了土耳其政治上一个剧变的时期。在此之后，希克梅特一生命运的关键词，就主要是“监禁”和“流亡”了。

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，土耳其因与德国结盟而成为战败国，协约国对其进行了疯狂掠夺，并准备了一个庞大的瓜分计划，这自然激起了土耳其人民的强烈反抗，因此，在土耳其爆发了规模宏大的民族解放运动。青年希克梅特也积极投入到了这场反对外国侵略者的爱国斗争中。1919 年，在军舰见习的他因肋膜炎入院治疗，1920 年离开军队。此后，在协约国军队占领伊斯坦布尔期间，他决定到土耳其博卢省教书。

1921 年，在第一次短暂的婚姻宣告无效后，也是

因为被俄国革命的承诺所吸引，他越过边界到了莫斯科。在这里，希克梅特成为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的一名学员，结识了许多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和艺术家，其中包括中国年轻的革命者萧三。1924年，土耳其独立战争结束，他回到了土耳其，同时，还加入了土耳其共产党。因为从事文学创作，在左翼杂志上发表作品，很快被捕。1925年，他设法逃到俄罗斯，与一位俄罗斯女人结了婚。同期，希克梅特在社会思想上接受了列宁主义，这使他的世界观彻底改变；他还遇到了马雅可夫斯基并深受其诗歌创作的影响；他还和著名导演、戏剧理论家弗谢沃洛德·梅耶荷德一起工作，形成了自己的戏剧理念。

1928年，因政府颁布特赦法，希克梅特回到土耳其国内。因为共产党在土耳其被取缔，希克梅特发现自己受到了秘密警察的监视，并在接下来的十年里，因为各种捏造的指控而在监狱度过了五年。比如，1933年，他因非法张贴海报被判入狱了，但又由于证据不足被当庭释放。与此同时，从1929年到1936年，希克梅特出版了九部作品，五本诗集、四部长诗，这些作品完全无视奥斯曼文学的惯例，引入了自由诗体和口语化的语言，它们极大革新了土耳其诗歌，使希克

梅特迅速成为一名重要诗人；不仅如此，他还出版了几部戏剧和小说作品。由于有一个大家庭，包括他的第三任妻子、两个继子和守寡的母亲要供养，希克梅特同时兼职几项工作：装订工、校对员、记者、翻译以及编剧。

1938年1月，希克梅特因为煽动土耳其武装部队叛乱而遭逮捕，并被判处28年监禁，理由是军事学员正在阅读他的诗作，尤其是《谢赫·贝德雷姆之史诗》。1936年出版的这部长诗，取材于15世纪反抗奥斯曼统治的农民起义，它也是诗人生前在土耳其最后出版的作品。在长期的监禁中，希克梅特坚持在监狱里创作诗歌，通过书信寄给家人和朋友，随后作品以手稿形式被传阅。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在1941年至1945年间创作的史诗杰作《吾国人景》，遗憾的是迄今还没有汉语译本。1949年，包括毕加索和萨特在内的一个国际委员会在巴黎成立，开始为希克梅特的获释而努力，而在1950年他获得了由世界和平理事会（WPC）颁发的世界和平奖。当然，他没法前去领奖。同年，尽管才发过心脏病，希克梅特仍然进行了为期18天的绝食抗议。在土耳其第一个民选政府上台时，由于大赦，他被提前释放出狱。

由于冷战的开始,土耳其政府竟然试图以征兵的名义,征派希克梅特到靠近苏联的前线,其时他已经年近五旬。在受到死亡威胁的情况下,希克梅特通过朋友的帮助,冒着生死危险乘一只货船渡过黑海,抵达罗马尼亚,最后逃往了苏联,此后诗人再也没有回到故土。1951年,土耳其政府做出决定,以“叛国罪”为由褫夺了诗人的土耳其国籍。流亡中,希克梅特加入了波兰国籍,除开政治方面的考虑,还因为他的外祖父本是波兰人,后才移居萨洛尼卡。

流亡期间,希克梅特的足迹几乎遍布欧洲,还访问过古巴、非洲与中国。1952年10月,希克梅特到北京出席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。在中国访问期间,他曾广泛接触中国各界人士,出席各种集会,应邀参加国庆观礼,还写下了一组以中国见闻为题材的诗歌。他和中国诗人萧三的友谊一时成为文坛佳话。

然而,这时诗人的健康状况出现了问题,他被查出患有冠状动脉血栓症。1956年,他在捷克斯洛伐克休养近一年。希克梅特从未停止写作,特别是诗歌,也有剧本在莫斯科上演。

1963年6月3日,希克梅特在莫斯科的家中因心脏病骤然辞世。他的遗愿是葬于安纳托利亚的一棵

梧桐树下,但是这个愿望并没有实现。去世后,诗人安葬在莫斯科著名的新圣女公墓。

二

一生中,希克梅特除了出版过多部诗集,还创作了大量小说、剧本以及政论作品。接触过希克梅特诗歌作品的人,应该无人质疑他身上巨大的诗歌才华,这一点也跟他师承的马雅可夫斯基相似。

希克梅特第一次写出具有革新意义的诗歌,是他于1921年9月在去莫斯科的路上。他经过一些遭受饥荒的地方,想诉诸文字,却苦于传统格律的限制,无法完整而准确地传达出自己的感受,这时他想到曾经读过的一首基于法语诗歌的节奏的诗,于是写出了《饥饿之瞳》,这也是首次将自由诗引入土耳其语诗歌。现在,希克梅特已经被公认为土耳其诗歌史上开一代诗风的大诗人。

希克梅特的诗歌,最值得我们敬佩的,是他化腐朽为神奇的能力。他的诗歌是开阔的、触及大地的“有根”之作。对于像他这样的大诗人,所见所闻所思,无不可入诗,这也几乎是一条规律。希克梅特无疑具有浪漫主义诗人的某些气质,情感强烈,热情奔

放或低沉忧郁，尤其突出的是他具有一种令抒情“不落空”的才能。他的每首诗，不能说都是饱满的，但至少是可感、可触、具体的，读它们你绝不会有“无病呻吟”之感。他的诗兴和作品本身的诗意，绝无造作的痕迹。我想，这大概首先应归之于诗人从来就没有脱离现实，他的心跳是与真实的生活一致的，即使是置身于监牢，心仍然在随着时代的脉搏而跳动，何况“监狱”本身几乎就是当时他的国家与社会生活的一个象征、一个具体的现场，他的诗弦没少为之弹拨。这从他众多诗歌的标题就可以看出来，如《铁笼里的狮子》《自由的悲哀状况》《寄自单身牢房的信》《伊斯坦布尔拘留所》，等等。

希克梅特诗歌的抒情性，同时又是经常与他的思想性紧密融合在一起的。单纯的抒情不免空洞，作为一位大诗人，希克梅特的长处经常是结合了他的理性思维，这使他的诗既保持了抒情诗的情感力量，又不失思想的深度。作为一个多年被禁锢在牢房的人，不难想象，极容易陷入孤独、悲观的泥淖而难以自拔，但是，希克梅特的抒情诗却多是明朗的，充满斗争的乐观主义，可以说，有一种积极的生命意志、一种对生命意义的勇敢肯定，深深隐藏在他写于狱中的那些激情

澎湃的诗中。必须强调的是，这种积极的“肯定性”，不是那种盲目的、未经残酷经历验证的肤浅的情绪张扬，而是经过了深刻、成熟的思考，富有生命经验的沉淀，用诗人的句子来说，这是“发现了水的地下的根”，这与某些流行的现代主义诗歌“思想灰暗”、只知一味的“否定”，是根本不同的。

希克梅特接受过未来主义诗歌的影响，《关于艺术》无论就主题还是艺术风格，多有未来主义诗歌的痕迹：

我的

诗之缪斯

喜欢的调子，是钢铁的翅膀

就像我的悬架大桥的

横梁

.....

如果我在一座桥上

遇见那美男子

“年轻的阿多尼斯，比布鲁斯的神，”

我也许根本不会理他；

但是我会情不自禁地凝视我的哲学家

明亮的眼睛

或者我的消防员的四方脸

它就像挥汗如雨的太阳！

但是，我认为这种影响是积极的，他并未陷入到未来主义诗歌的颓废和虚无的非理性主义之中，而是充分吸收了未来主义所主张的创新精神；此外，他也没有采取文化上的虚无态度。诗人一度热心探索写作新的《鲁拜集》，从中译本里我们也可读到部分作品，不难看出，诗人在继承与创新上做出的努力。

希克梅特诗歌的艺术性是丰富的。从单首作品来看，往往是质朴的、饱含深情的，如果从整体来看，它们又是在不断变化的，不断在走向成熟和深刻。译者特别欣赏诗人在流亡时期的诗歌，它们显然更加娴熟和老练，虽然常常句不加点，却一点不妨碍理解，自然流动的诗行中透着随时间带来的智慧，有着更为深沉的情感与思想力量。这些后期诗作，完全可以与当今世界那些著名诗人的作品相提并论，并且毫无逊色。像《窗户》《海滨老人》《金发》《我不知道我爱过的事物》这些诗作，它们不再如早期作品在内容上多少

显得有点简单、色彩上多少有些单一；在这些后期作品里，作者的情绪、情感、心境在饱满之外，多了层次、复杂和矛盾，因此，也更耐品味和深思。

雪花在我眼前闪烁
沉的湿的稳定的雪和枯燥的旋转的雪
我不知道我喜欢雪

我从不知道我爱太阳
即使它在下沉时樱桃一般鲜红犹如此刻
在伊斯坦布尔这颜色有时也套印在明信片上
但你不会把它画成那样

这些诗里，“不合时宜”的“小布尔乔亚”的东西，被证明不仅仅是“小布尔乔亚”的，而有着永恒的特性，在不同的时代，也能触动人心、闪烁人性之光。

无论多么复杂、曲折或者“不合时宜”，在希克梅特的诗作中，“晦涩”“艰涩”或者“艰深”，我认为从来不占有任何位置。大诗人从来不写含糊的东西，不会试图“以己昏昏使人昭昭”。在后期作品里，有一首

《无题》是这方面最好的例子：

他是石头青铜石膏和纸无处不在从二
厘米到七米高不等
在所有城市广场我们都在他的石头青
铜石膏和纸的靴子下
在公园他石头青铜石膏和纸的阴影使
树木变暗
他的石头青铜石膏和纸的胡须落进我
们餐馆里的汤里
在我们的房间我们都在他的石头青铜
石膏和纸的眼睛里
有天早晨他消失了
他的靴子从我们的广场
他的阴影从树林
他的眼睛从我们的房间消失了
成千上万吨的石头青铜石膏和纸的重
量从我们的背上终于被移走了

因为内容的关系，这首诗写得算是非常含蓄甚至

是隐晦的,但是它绝非不能理解。在这方面,还有几首作品,甚至是个人性极强的爱情抒情诗,如《致萨米特·乌尔袞》《寓言中的寓言》《金发》等等,也透露出一些信息,表明了作者对眼中部分现实的失望,以及对历史进程的反思。

三

希克梅特的诗歌影响是广泛而深远的。曾任土耳其文化部部长、也是著名诗人和文化学者的塔拉特·赛义德·哈尔曼说:“希克梅特是土耳其诗歌天才最强有力的证明。”

希克梅特的传记资料已经表明,他的诗歌当时产生过多么重要的影响、发挥了怎样的作用,作者也因此受到了怎样的磨难。

1965年后,希克梅特的作品开始在土耳其国内开禁,一度出现过希克梅特作品出版的繁盛景况。除了旧作再版,大量新作出版,一年之中甚至多达二十余种。诗歌被音乐家谱曲,广泛传唱,以致家喻户晓。而对希克梅特的研究,包括多种研究性的专著、评传,不断问世。诗人的亲属甚至有过将诗人的遗骨迁回

土耳其的动议,虽然未能实现,位于莫斯科新圣女公墓的诗人墓,今天仍然是许多土耳其人喜爱去俄罗斯朝拜的地方。

在土耳其国外,希克梅特的诗集同时也在翻译出版,包括俄语、法语、德语和英语在内的 50 多种语言都有了译本。特别是在邻国希腊,由大诗人里索斯翻译的希克梅特诗歌,重印达 8 版之多,部分抒情诗也被谱曲,传播极广。在英美,对希克梅特的研究和翻译迄今一直不曾中断。自六十年代至今,伦敦和纽约的大出版社一直在修订、扩版、重印。当今许多重要诗人,如美国著名诗人丹妮斯·莱维托芙、大卫·伊格内托、W·S·默温、卡罗琳·福歇、爱德华·赫什、斯蒂芬·伯格,都是希克梅特诗歌的支持者,均曾撰文评价和推荐之。

毫无疑问,在世界范围内,希克梅特的诗歌和文学成就已得到广泛的承认,诗人也被越来越多人所尊崇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曾将 2002 年宣布为“希克梅特年”。2009 年,土耳其政府撤消了 58 年前做出的那个决定,郑重恢复了希克梅特的土耳其国籍。在大多数土耳其人眼中,享誉世界的大诗人本来就是一位忠诚的爱国主义大诗人。无论如何,希克梅特在土耳其现

代诗歌发展史上做出的巨大贡献以及拥有的特殊地位，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。

在中国，由于可以想到的原因，希克梅特的诗自五十年代初起，与“左派阵营”的另外几位大诗人，如聂鲁达、纪廉、阿尔贝蒂一起，开始为中国读者热爱和熟悉。当然，“走进中国”和“走进汉语”还不能等同。不过这是另外的话题。据唐弢《晦庵书话》初版记载：“全国解放以后，人民文学出版社也曾经用线装本来印译诗集，这就是一九五一年年的《聂鲁达诗文集》，一九五二年的《希克梅特诗集》和《吉洪诺夫诗集》，绢面绸签，宣纸精印，一律由郭沫若题字。所惜印数奇少，各只一百部。这是用洋装本同一纸选印，准备让作者带回国去分送好友的。”由此可见，礼遇是极高的。

译者在三十多年前从图书馆借阅过由陈微明等多人合译、1952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《希克梅特诗集》。这部译诗集的出版，为我们了解希克梅特的诗歌贡献巨大，而且集子里大多数诗歌的翻译质量也是很高的，值得借此机会，向杰出的前辈翻译家们表达由衷的敬意。遗憾的是此书一直没有再版，倒是后来一些外国诗歌的选本，大多从此书之中选录希克梅特的诗作，使得一代代的年轻读者也有了接触、欣赏